

土 TU
LOU LIAn

楼恋

珍
夫◎著

啊！『神秘的土楼，捉摸不透的人生……』
『改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我们的心……』
这是否也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倒希望永远
有这颗不变的心。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土

TU
LOU LIAn

楼恋

珍

夫

著

啊！『神秘的土楼，捉摸不透的人生……』

『改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我们的心……』

这是否也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倒希望永远有这颗不变的心。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楼恋 / 珍夫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90 - 2057 - 6
I. ①土… II. ①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7479 号

土楼恋

作 者: 珍 夫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编辑: 胡 笋 贺 希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85923062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 - 85923000 (总编室), 010 - 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e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97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2057 - 6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长篇小说 土楼恋

描述本真 立意高远(代序)	青禾 3
第一章	7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8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6
第六章	54
第七章	61
第八章	70
第九章	79
第十章	87
第十一章	97
第十二章	105
第十三章	115
第十四章	124

第十五章	132
第十六章	140
第十七章	149
第十八章	158
第十九章	167
第二十章	175
第二十一章	184
第二十二章	193
第二十三章	204
第二十四章	214
第二十五章	223
第二十六章	230
第二十七章	238
第二十八章	247
第二十九章	256
第三十章	264
第三十一章	273

中篇小说 早睡的月亮

早睡的月亮	285
《土楼恋》的悲剧美	波洲 306
后 记	313



长篇小说
土楼恋

描述本真 立意高远（代序）

青禾

珍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土楼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惊心动魄的高潮，那是因为以爱回报恨，以德回报怨的独特立意，使传统的小说冲突情节在即将进入高潮时戛然而止，进入一个静水流深的更高境界，而这种全新的境界来源于福建土楼象征着博爱、宽容、团结奋进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土楼恋》弘扬的是人类真善美，让我体味到多年未有的阅读快感，使我一直沉浸在回忆与感叹之中，并且在回忆与感叹的同时提升了对人生的认识。

从时间上看，《土楼恋》实际上是中国一段辛酸的记忆。读完《土楼恋》之后，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毛泽东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土楼恋》描述的当然是爱情故事，而且可以说是爱情悲剧，在大灾难下的平静叙事，透着淡淡的凄凉与忧伤，显得很美。这种美有力度与深度，它折射出人的伟大与人生的美好。我以为，平静如水，力度无限。

有深度的水才是平静的，平静的下面是浓浓的情感底蕴。

有人说，过去的都是美好的，时间让悲剧淡去，留下美好。对于人生有两种解释：一是人生就是苦难。人一生下来就哭，自己哭，而死的时候也哭，别人为你而哭。一种是人生美好。把人生看成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享受乐趣，领略情感的美好过程。因为只有人才有情感，有乐趣，才配享受上帝所赋予的这种特权。

龚馨、管成坚、李卫国、杜丽梅和张家、王家等知青的土楼岁月从此开始，他们与土楼及土楼中郭云娘、陈东勇等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生命中便也烙下深重的印记。

因为福建土楼申遗成功，有关土楼的风俗民情在各种媒体狂轰滥炸，让人眼花缭乱，但有许多造作与矫情。风俗民情离开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离开活生生的平凡人和人的情感与愿望，显得有点怪异，仿佛在美人的脸上再贴一张皮，眼睛变大，嘴巴变小，却把人吓住了。《土楼恋》让你感到真正的土楼生活，风俗民情在其间自然流淌，不但有纵的本源，还具备横的比较。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不经意之间的文化比照，使《土楼恋》注入现代意识，显得更加生动感人而发人深思。

但是，撇开知青爱情不说，《土楼恋》还是浓郁的土楼风情画，有的笔墨力透纸背，如做岸、插秧、拔稗草、砍秆稗，改造烂泥田等场面描写，令人拍案叫绝。《土楼恋》写民俗风情是不经意的，是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的自然流露，如写过春节打糍粑，做五香、肉粽、卤面，结婚礼仪等，把生活情趣融入其中。再如，饭桌上的民俗，别具一格，平实朴素，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山村农民的热情好客纯真跃然纸上。就连不宜“宣传”却很本质的东西，作者也没遗漏地写出来。

《土楼恋》的可贵之处还在忠诚记录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提炼，忠诚记录是潜在的、本色的，手法是白描的，而提炼聚焦了土楼美和人性美。一段短短的文字，便让我一下子回到几十年前乡村的生活。书中描写绘声绘色，生动活泼，让人领略当时生活场景的同时，还让不曾有过那种生活的人们感受到特殊年代老百姓生活的无奈与尴尬。

《土楼恋》的忠诚又是超脱高远的，在本真的记录生活的平静与艰辛之中，时时不忘反思。例如关于植树造林，我们是年年种树不见树啊。从读小学起，每到春天，我就参加植树，年年种树，报上年年都有植树的面积。有人说，如果把《人民日报》报道的全国每年的植树绿化面积加起来，我们国家森林覆盖面积早就超过100%了，没地方种树了。可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关于反思，《土楼恋》的叙述是平静的，甚至带了一点小小的幽默

感。人与人如此不同，平静的背后是心酸，何止心酸，有点惊心动魄，我由此感到平静之中的力度，这力度来自好人和好人的心态，来自好人对生活的发现、理解和热爱。《土楼恋》好人居多，真诚记载了土楼山区好的一面，以善良去提炼世间的光芒，折射在知青本能的天性。可以说，土楼是好人的世界，张剑弛等知青的土楼岁月是好人平凡而伟大的岁月，这也是一代代平平静静地流淌着的令人眷恋的土楼岁月。

好人的记述是一种心态，一种宽容，也是一种热爱，好人世界构成了诗意生活。在好人的世界里，人就会练就一副好精神，好心态，在艰苦与无奈之中，使自己心灵得到升华。土楼人家年复一年地耕耘土地无怨无悔，为什么自己就有那么多私心杂念？农民们能过得去的日子，为什么自己过不去？于是，有了鼓励自己的理由：人的生命来自土地，也只能在土地上生长，在土地上找出它的美丽和魅力，所以，种好庄稼，让土地长出粮食，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不正是为自己的命运放逐广阔天地的灵魂求证一种信仰，求证一种生命对土地的回归意识和拜谒之情吗？

《土楼恋》的“政治学习”和“阶级斗争”也显得风趣幽默，读起来有一种美感，让人不禁哑然失笑。比如知青们关于“九大”的学习，这是特殊时代特殊背景下，特殊精神生活的生动写照！

知青土楼岁月是美好的，也是真实的。《土楼恋》不回避生活的另一面，不回避是为了让生活更真实，也更美好。那是个特殊的年代，要在恶劣的政治大环境中发现、挖掘和书写美，的确不易。也许，这种发现与挖掘是不自觉的，是一个好人美好心态的自然流露，但知青主人公张剑弛确实在土楼岁月中，看到生活中的不和谐音。“在土楼山区，四类分子几乎都是文化人……遗憾的是，这些土楼的文化居民遇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成为被踩在脚下的四类分子，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的家境，比一般贫下中农还惨。”有的丑是不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的，有的则体现了人性的弱点，《土楼恋》不掩饰生活中的丑，并且也不回避主人公张剑弛心中的痛苦。

关于《土楼恋》，要讲的话还很多，我想用一句最深情的话来概括：知青土楼岁月永无止境，要学会像土楼一样扎根大地，仰望蓝天，憧憬梦

想。只要土楼在，生活在土楼的人在，土楼之梦将永无止息。

我很惭愧，自以为是作家，也下过乡，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如此生动美好的下乡生活，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出来。现在，《土楼恋》力作出来，我有理由作充分的期待，它足以让我咀嚼几十年。这不是虚言，不是赞美，因为它提供的信息与情感，填补了我生活中一段貌似熟悉实为陌生的空白。

我对《土楼恋》开头和结尾比较满意，“街廊商货臻集，店铺鳞次，上面是骑楼，骑楼墙接瓦连，典雅精致，一条小街通往九龙江畔的大码头。大码头明清以来就繁盛非凡，大村名镇，小桥流水，遐迩闻名。”闽南古城风貌，多么令人留恋的地方。但是土楼生活给人冲击力更大，“拖拉机摇晃着驶过岭下小溪，龚馨默默地看着一座座土楼慢慢往后退，泪花一直在眼里打转。拖拉机驶上山坡，开始进入弯弯曲曲的大山，龚馨仍然深情地望着岭下，望着土楼……”让人真恨不得追上去，像王文娟一样拉住龚馨的手，再次哭着问：“龚馨姐，你还来看我们吗？”

啊！“神秘的土楼，捉摸不透的人生……”“改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我们的心……”这是否也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我倒希望永远有这颗不变的心。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漳州市文联副主席）

第一章

在福建省南部，有一座千年历史、人口仅几万人的小城，九龙江缓缓从城边流过。每当狂风暴雨袭来，滔滔江水呼唤着闽西南山岭的林涛，驰骋着，翻转着，咆哮着一路高歌，直奔漳州平原，流入浩瀚的东海。

古城中富有亚热带风格的街廊亭子脚建筑“骑楼”，既给人们提供“冬暖夏凉”的方便，又具有避雨遮日的“阳雨伞”作用。街廊商货臻集，店铺鳞次，上面是骑楼，骑楼墙接瓦连，典雅精致，一条小街通往九龙江畔的大码头。大码头明清以来就繁盛非凡，大村名镇，小桥流水，遐迩闻名。

1968 年底的一天清晨，江城市的大街小巷飘荡着蒙蒙细雨，人们纷纷走上街廊亭子脚避雨，心情也像古意盎然的骑楼一样，湿漉漉地从久远的岁月走来，写下新的一页。

几千名江城知青和居民就要去上山下乡，告别这街廊亭子脚的日子了。

八岁的王文娟在自家门前的街廊踢毽子，当行人走过她身边时，她边踢毽子边灵巧地闪过，毽子不落地。

“阿娟！不要玩了，汽车马上就到，还不快来拿你的书包？”姐姐王文珣在里面喊她。

王文娟不情愿地停下来，刚想把毽子放进口袋，忽然身后被推了一

下，毽子给人抢走了。

王文娟回头一看，是几个邻居小孩子的恶作剧。他们是王文娟的同龄孩子，属“红五类”，以前都跟王文娟一起玩耍，自从一年前王文娟家变成“地主”之后，王文娟就常招他们白眼和欺负。王文娟不是他们的对手，总是偷偷流泪，也不敢告诉父母，没想到今天是最后一次在自家的街廊玩，他们还抢她的东西。

王文娟一发怒，双目圆睁，抓住手里拿她毽子的男孩衣角：“还我！”

“得了吧！反正你们都要到乡下了，这东西也没用。”男孩说着，把毽子丢到街道上。

王文娟咬着牙，跑到街上把毽子捡起来。

王文娟刚学踢毽子，右脚踢的时候，左脚总要跳起来，没踢几下毽子就歪了，把大姐王文洵逗得笑个不停。王文娟不服，看你笑吧，一根筋踢毽，不久就可以连续跳几百下不停歇。王文娟在三姐妹中间最小，却蛮有犟劲，凡事要争第一，要笑到最后。

如今她是最后一次在自家门口踢毽子，因为今天她家就要去上山下乡了，她的爸爸妈妈和两个姐姐正把家具搬到外面，几分钟后，在她踢毽子的地方，就会摆满她家的家具，然后家具被装上汽车，全家搬到乡下。也许，她再也回不到这个小城，再也回不了这个家，再也不能在自家门口踢毽子了。

一年来，王文娟已经习惯了被欺负，走路都不想抬头。她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平时很熟悉的邻居叔叔阿姨们都变了，原来常和她有说有笑，现在看见她的时候马上收起笑脸？那些邻居大哥大姐们为什么在批斗大会上对爸爸拳打脚踢？王文娟幼小的心灵里承受着巨大的伤害，她不知道世界为什么会这样不公道？也许下乡了，离开这个城市，就不会被人欺负了。

王文娟看过很多连环画，相信乡下一定像画那样美：她走在乡间的小道，看牛儿吃草，淋沐着田野和山谷吹来的风。她相信在乡下踢毽子是像排球场一样大的水泥晒谷场上，她绕着高高的谷堆踢毽子，绕过一圈又一圈，不必躲闪街廊的行人，更不会有坏孩子抢她的毽子。

雨慢慢停了，骑楼走廊上的人们又下街行走，不一会儿，大街上熙熙

攘攘，不少长途客车和货车驶进江城的街道，准备运送下乡人员和东西。江城的老街道是两旁带骑楼的窄小街路，纵横交错，平时很少大汽车入街，因为车轮碾过砖土路面，不堪承受其重负，骑楼微微颤抖。

几百年前建立小城的先民，从来没想到世界上会有汽车。小城小街大汽车，象征着革命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上山下乡运动遍布中国城乡。

离王文娟家不远的地方是居委会，居委会前面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大红布联横街悬挂，写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骑楼走廊的墙壁上，贴着下乡人员光荣版，长方体的红砖廊柱都喷上黄底红字的毛主席语录，原来的窗户木雕花和门匾八卦图也被毛主席语录版和革命大标语取代。红太阳的光辉照遍大街小巷，原来安详的小城显得躁动和热烈。

最近几个月是江城市解放二十年来最激荡人心的日子，街头巷尾都在谈论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年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掀起。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一万八千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二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形成高潮，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纷纷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许许多多的城市居民则抛弃久居的家宅，拖儿携女到农村落户。毛泽东还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在下乡人员中，有一些就属于干部下放劳动。

上山下乡运动也席卷到江城市，市里几所中学的老三届知青首先踊跃

报名，城镇居民也纷纷向居委会报名下乡。

王文娟一家四人榜上有名：四十三岁的母亲康茹、十三岁的大姐王文洵、十二岁的二姐王文芳和她。康茹的丈夫王祥前年被查出是土改中的“漏网地主”，属于被“遣送”下乡对象，所以榜上无名，但胸前“漏网地主”的纸牌被摘掉了。

喇叭里传来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歌声激昂：“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插队知青和居民们个个胸佩大红花，等待接送下乡人员的客车。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

……

十七岁的张剑驰胸前戴一朵大红花，手探出客车窗户，与叔叔张越岭告别：“叔叔，我到那里马上给你写信。”话音未落，泪水却涌出眼眶。

张越岭在江城市邮电局工作，是国家职工，上山下乡与他无关。他拉着张剑驰的手：“有什么困难写信给我，要好好照顾你父母。”

“叔叔，你放心吧！”张剑驰回答。

张剑驰是1968年初中毕业生，哥哥张剑辉刚从外地读大学毕业，分配在东海县工作，没有被列为上山下乡对象。张剑驰的母亲高雅雯没有工作，父亲张奋岭是市二轻系统工人，因机构精简被刷下来，这样，全家三人一齐以全户城镇居民身份下乡。

张剑驰父母年纪较大，怕晕车，坐在汽车前面。

张越岭走到车窗前，对张剑驰的父母喊道：“如果不习惯就回来，我有空也会去看望你们。”

张奋岭大声回答：“没关系，农村空气好，农民能过的日子我们也能过。”

“好吧！车要开了，我走了，你们多保重！”张越岭依依不舍地挥手。

送行的家长拥挤在客车窗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汽车开动了，虽然气

氛热烈，但人群中还是有人放声大哭，不少车上的人也哭着从车窗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顿时笼罩整个小城街巷。

汽车慢慢在街道上行驶，很多送行的人跟着车跑动。汽车出街道后加速前进，车轮卷起雨路上的泥巴，把几位跟车的人喷溅了一身泥水……

车子上了公路，车窗外细雨绵绵。沿途是九龙江下游肥美的河谷地带，有以“龙江风格”闻名全国的龙江公社，冬闲的田野种满紫云英，在小雨中舒展着翠绿；有“闽南碑林”之称的云洞岩，突兀在鹤鸣山上，奇异的岩峰在云雨中显露峥嵘……张剑驰想：多么美丽的家乡啊！如果能像几位农村同学那样，住在这被喻为“鱼米之乡”、“福建粮仓”的漳州平原多好啊！

张剑驰还在沉思中，肩膀被碰了一下。“对不起！”，稚嫩的童音传进他的耳膜。

张剑驰转身，发现是坐在他旁边的小女孩，仔细端详，小女孩脸形象大鸭蛋，眼睛很大，眼球乌亮，像两个晶莹剔透的黑珍珠，闪烁着梦幻般的光彩。

张剑驰觉得有点面熟，却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盯住小女孩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文娟。”小女孩说，“我们全家都下乡。”

“你的家人呢？”

“爸爸妈妈坐在前排，两个姐姐坐在后排。”小女孩用手前后指了指。

张剑驰顺着小女孩的手势前后看了看，不由自主又盯住小女孩。小女孩被看得不好意思，开口道：“我见过你！挂红布联的叔叔。”

“是吗？”张剑驰怔了下，想起来了……

近两年张剑驰经常在居委会服务，同几个知青负责悬挂横街的红布联，不久前要进一户人家窗台外悬挂，敲门时，一个小女孩开门：“你找谁？”他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美得让人不敢多看几眼，便笑嘻嘻地说：“我要上你家的窗台外拉绳子挂红布联，你家人呢？”“家里人都不在，你自己上楼吧。”小姑娘毫不犹豫让他进来。张剑驰听她说话时，看她双眼皮下的睫毛忽闪忽闪地眨巴着，令人惊呼上帝造人的奇妙，惊叹世

界竟有这么美丽的小女孩！他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小女孩。

虽只见过一次面，但张剑驰印象深刻，只是被车外的美景迷住了，才一时回忆不起来。“你怎么会记得我呢？”张剑驰问王文娟。

“那时我打开门，见你穿一身洗白了的旧军装，乌眉大眼，嘴唇饱满，身材挺拔，想你一定是好人，好人才会这么帅气……”王文娟似乎也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两人正谈得兴奋，前面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回过头来说：“小伙子你好！我是王文娟的父亲王祥。你自己一人下乡吗？”

王祥中等身材，脸形瘦削，穿一身旧蓝色毛式中山装，戴一副老式方框大眼镜，神态质朴而慈祥，跟大多数和蔼的老师傅一样，一看就是老实本分的城里人。那天张剑驰到小女孩家挂标语时，王祥还被关押，所以两人是第一次见面。

“是啊！我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张剑驰说。

“听说我们这一车的人都分配在闽西南山区的永靖县同一个大队，那里有很多土楼。我家没有一个年轻劳力，不知道那地方好不好？工分值高不高？”

“大叔！车到山前必有路，到了再说吧……”

“你知道土楼有多大吗？”王文娟站起来，打断张剑驰的话。

这些日子，王文娟就知道她们要下乡的地方有很多土楼，她想张剑驰一定看过土楼。

王祥对兴致勃勃的小女儿说：“坐下！好好听小张叔叔说话。”

“大土楼就是那么大，土巴巴的可以装下数百人。”其实张剑驰也没见过大土楼，只是双手在空中划了一圈。

王文娟模仿张剑驰的动作也划了一圈，但调皮地在张剑驰的鼻子上钩了一下。张剑驰摸摸鼻子，轻轻捏着王文娟的小手：“敢不敢！”

小闺女的手怎能让大男人手捏：“痛死我啦！”

张剑驰：“对不起！让我看看你的手。”

“骗你啦！”

两人在车上乐得前仆后仰，好像不是下乡劳动改造，而是要去游山